

废名集

禅悟五人书

程光炜 选编
王丽丽
沈阳出版社



禅悟五人书

废 名 集

废 名 著

程光桦

王丽娜

选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悟五人书: 废名集/废名著; 程光炜, 王丽丽选编.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8.6

ISBN 7-5441-0929-1

I. 禅… II. ①废… ②程… ③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废名-文集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0845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3 千字 印张: 9.625

印数: 1-61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阎志宏 李树权

责任校对: 霍明相

封面设计: 秋 阳 李 锋

版式设计: 姚德军

定价: 14.80 元

序

○查振科

这套小丛书收录了苏曼殊、李叔同、许地山、废名、丰子恺五位现代作家的作品。其中苏曼殊、李叔同的文学活动期在五四以前，苏曼殊早逝于1918年，而李叔同则于1918年正式出家，虽然二位在五四以前就已终止了文学活动，甚至还未曾尝试过用白话文来写作，但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文学精神相通是一点也不勉强。其他三位则在五四以后，都在五四新文学中占有相当地位。描述新文学——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源流、发展，上述五位作家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苏曼殊写于民国初年的《断鸿零雁记》尽管是用文言文写的，但却是一篇洋溢着浓郁诗情和现代意识的小说，是旧小说向新小说过渡的重要桥梁。李叔同是春柳社主要发起人，是他最早将话剧这一欧洲戏剧形式引进中国；他还是中国现代音乐、美术的最早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创作的诗歌和歌词等文学作品得新时代吁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先声。许地山是五四初期文坛的活跃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传奇色彩

和异域情调而在人生派文学中独树一帜。废名（冯文炳）小说在艺术探索上用力最深，现代文学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京派文学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他是京派文学重要奠基作家之一。作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专攻音乐、美术，但他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是具有位置的。

将这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辑成一套小丛书，却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出于上面理由。读他们的作品，有如爽秋的风拂面而来，直沁灵府；有如醴泉自结苔的涧石上激冷而下，清脆悦耳；有如山月朗照下听杜鹃啼唤，松涛轻吟。他们的作品一个鲜明特征便是一个“清”字。这些作品在当时就为有识者推重，但不属于那种风靡一时的时文，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却如陈年佳酿，愈久愈见清醇。构成他们作品共同的“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根源，是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韵味、理趣，淬去了多余的烟火气、尘俗气而“清”起来。便是这一点，使他们虽说不上是什么卓犖大家，却因此而不与人重复雷同。他们的作品中有哀亦有怨，有苦亦有涩，有悲感，有惆怅，有风雨如晦，有血泪和流，但未损其“清”，原因在于他们不是泥于泄一时的忧愤，抒一己的愁怀，而是以宗教家的大悲怀，谛视人类的苦难与命运，谛视生命在运行中的种种遭际与变故。因此，这“清”中既有一种令人颓柔与悸动的力量，也有一种给人温蔼与慰抚的脉流。其实这“清”在他们也各有不同。曼殊上人（苏曼殊）清而激，弘一大师（李叔同）清而沉，许地山清而舒，废名清而远，丰子恺清而拙。

苏曼殊是一个诗僧，也是一个情僧，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他的父亲与一位日本女人私通生下了他，私生子的卑微

地位以及所受到的歧视，促使他早在少年时代就出家为僧。他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教过书，办过报。一生行色匆匆，极富传奇色彩。他并没有多长的求学经历，却创作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诗文和小说，是一个“亦僧亦俗、亦侠亦儒的革命者和文艺家”。他的诗皆由感而发，率性而为，感情充沛真切。他自称是“天生情种”，而佛家的清规戒律又制约着他，致使他处于欲爱不能，欲罢不甘，爱于不能不爱，罢于不能不罢的境地。因此，他的诗有一种凄清哀艳、弃俗绝尘的美。“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也无嗔。”他的小说亦是以描写爱情为主，人生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男情女爱在他的小说中曲尽回肠荡气、深情绵邈之致。

李叔同的悲剧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虽然生活在富贵之家，幼年失怙使他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残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这出自年仅十二岁的少年李叔同笔下的诗句，命定般地规定了他人生的基调，也规定了他创作的基调。在上海他有过一段把盏拥妓、放浪形骸的生活，但这驱不去他心头的落寞与孤寂。“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无论是与歌妓们酬唱，还是感叹山河破碎、世事沧桑，都有一股幽愤、哀婉之气荡漾于字里行间，也随时流露着禅意与佛味。到他归佛之后为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题诗，则尽属禅理诗了。

许地山是感染着五四新文学之风登上文坛的。早年为了生计他曾辗转于沿海及南洋。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几方面对他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和散文语言华丽，于单纯的叙述中蕴藉着宗教哲理。这从他的名篇散

文《落花生》、小说《缀网劳蛛》中可见一斑。人生不求伟大，但求有用；人生如网，破当再补。许地山对于宗教的兴趣不仅仅限于佛教思想，道家、基督教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宗教思想并没有引导他走向对现实人生的否定和对现代进步思想的疏离，而是对现实人生的深长关切。他的小说有《缀网劳蛛》和《危巢坠简》两个集子，散文有《空山灵雨》等。用“空山灵雨”来指示他的风格倒也是很合适的。

废名的故乡关联着佛教禅宗历史上一段极盛时期，他也是在佛教故事的熏陶中长大的。废名的创作，他自己有个说法。他说他是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创作小说的。用他的老师周作人的话来说，废名的小说适宜于闲坐树荫下阅读。结构、用语上的简约和思想倾向上的隐逸可以说概括了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多是写乡间儿女翁媪之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有诗意田园之静美，如《浣衣母》、《河上柳》、《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但不能说他的小说是远离生活、逃避现实的。他的小说总是弥散着一种看不见的忧伤，当要捕捉住时，却又飘然远去，但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他的两个长篇，从中也最能体现他的禅意趣味的艺术追求。

散文创作对丰子恺来说，并不是他最初和最主要的艺术活动，因此，他最早是以“子恺漫画”而知名于世的，但是后来散文与漫画成为他一生成就显著的两个方面。他的散文也和他的漫画一样，贯穿着“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审美理想。他的老师皈依佛门，使他对于存在与时间的人生追问自然地也倾向于宗教。他的一生以慈悲为怀，主张

护生戒杀。这个思想不仅表现在《护生画集》等漫画作品中，同样也表现在《缘缘堂随笔》等散文中。童趣童真是丰子恺散文最见特色的一个方面。这一类散文他写得朴素、饶有兴味。写于抗战时期的散文则从他独特的视角，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丰子恺散文自自然然地叙述，不事雕琢，却耐得住细细咀嚼。

上述几位都是严肃而真诚的作家，他们以一颗敏感的心去感悟生命的诗性和存在的本质并把它们凝成文字，将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宗教的宣教文学，无疑是个绝大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思想派别，禅悟则可以说是思想方法，——由静、虚而向澄明。这与艺术思维完全相通。用禅悟来概括它们的创作，其一是指趋于一种空灵、纯净、清新、自然的艺术表现方法；其二，在这种艺术表现中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关怀着人间的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之意，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这（或许）既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超越。

目 录

序

——查振科

○短篇小说

- | | |
|----|--------|
| 1 | 讲究的信封 |
| 6 | 柚子 |
| 16 | 浣衣母 |
| 25 | 阿妹 |
| 35 | 火神庙的和尚 |
| 44 | 竹林的故事 |
| 51 | 河上柳 |
| 55 | 石勒的杀人 |
| 59 | 追悼会 |
| 63 | 菱荡 |
| 69 | 审判 |

73	晌午
79	桃园
88	小五放牛
92	毛儿的爸爸
101	文公庙
110	四火

○长篇小说

129	桥（节选）
129	万寿宫
131	闹学
133	芭茅
136	狮子的影子
140	习字
143	花
146	“送路灯”
149	瞳人
152	碑
157	棕榈
160	清明
164	路上
168	茶铺
172	花红山

176	今天下雨
180	桥
185	八丈亭
186	塔
190	桃林
197	莫须有先生传（节选）
197	莫须有先生下乡
204	莫须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
210	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
220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节选）
220	莫须有先生买白糖
229	无题
240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256	留客吃饭的事情
273	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
290	附录：废名年谱

• 短篇小说 •

讲究的信封

同学们狂风扫落叶似的四散了，他一个人也只好循着原路朝学校里走。他的体质很弱，来时居然能够随着大家没有休息地跑，到现在几乎走不动了，天气顿时也变坏，没起风，没看见太阳。骡车汽车人力车走来走去，他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只觉得被他们捲起来的灰尘同空气融和成灰白色。街旁人力车夫问他坐不坐车，他低头看看他手里还拿着一枝几乎摔掉了的校旗，便好像有一种迷信似的把头对着车夫连摇。走进一条很深曲的巷子的时候，偶然从那里传来几声小孩子的叫唤，他的疲倦了的知觉，又好像被有丧事的人家的啼哭所惊醒，随即滴下两颗眼泪在干燥而松散的尘土上。

走进学校，揭示处贴着很大的通告：“请愿的同学都打伤了！”他到他所认识的受伤同学处慰问了一遍，便回到自己的寝室。倒在床上，嘴好像失了作用，耳朵却还听得同住

的朋友的谈话：

“H君比时就吐血！”

“F君的右颊伤了指甲深的一个洞！”

“那大约是刺刀钻的，皮带没有那么厉害！”

“最可恼的是那些警察，把我们赶到西口还要赶！”

“他们的车夫也混着一齐打哩！”

“他们以为我们是他们老爷的仇敌！”

他勉强闭着眼睛，以为睡一觉起来，总可恢复疲劳；听了朋友们的话，越想睡却越睡不着，“车夫”，“警察”这两个声音，好像是一线火焰，把藏在他心的深处的燃料，统行引着了。朋友们的叫骂，本来是对受伤的同学表同情，而且也可以消出自己的忿气，他却因之把受伤的同学完全忘记了，回忆一个警察的面孔。这警察是解开腰上的皮带向着他掷的，他一面跑一面回顾，所以那面孔格外记得清楚。假如他依着刚才走进房门，向他最亲爱的朋友所说的话“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惟一的使命是抛开书本子去干！”做去，那一定是为了那警察的原故。

他终于睡着了。醒来时已经不是白天，房里没有灯，也没有听见一个人的言动。把灯燃着，桌上放着一封信！大约是号房刚才送进来的。

仲凝：

我得着你寒假不回来的消息，很欢喜。父亲时常向我说：“写信叫他回来。”我总是拦阻。父亲的皮袍已经穿了二十几年，现在破得不成样子了；上月寄给你三十元，叫你买一件皮袍穿，——到前几天才告

诉我，自己仍穿那旧的。你昨天来信说你的目力赶不上从前，父亲埋怨你用功太过，一面又筹八元寄你买一副眼镜。乡间银价非常高，二百枚铜子还换不了一元。我有时买块豆腐煎煎，端上桌子的时候，父亲且笑且怪：“有了腌菜便不该买豆腐。”要你买眼镜，二十千铜子还愁不够哩。你假若回来，往返盘费至少要用三十元，家里无论如何节省，总填不起这个数目。自从我们的女儿死后，每天晚上，母亲总要妹妹同我睡，我倒觉十分不自在，连做梦也担心。但是母亲以为我胆小，一个人睡着害怕，我怎好推辞？

1, 19, 萤

“怎的这样静寂？”他把信看完了，倾着耳朵细听。一时间，花白头发的双亲，纯和而又聪明的爱妻，都来到这黑夜凄凉城中一间矮小的宿舍除掉灯光没有伴侣的儿子，丈夫的脑里。那差不多四个钟头以前发生的惨剧，几乎同梦一般的隐没了。

最后他从书架上拿一本文学定期出版物，想从上面选一篇小说读读。这册子颇厚，中间约有一分宽的空隙，表明曾经夹过什么纸笺在里面。书刚拿到手上，不知不觉也就从那没有密合的地方折开，他突然被一声霹雳惊着似的，把书摔在桌上，自己坐在椅上！

“这……这信封……”

两月以前，他父亲由家来信，说县署里出了一个一月二十元的差事，补充人须得本邑有声势的人的介绍，嘱他请同乡李先生，众议院议员，写封信给知事。他比时很费踌躇：

去？不但理智告诉他这是耻辱，而且他实在感着这是痛苦；不去？六十岁的父亲，难道自己不愿安闲？为的都是……

他记起一个朋友来了，这朋友同他很亲爱，是李先生的亲戚。当天晚上，他到朋友的寓所去，说明他的来意。朋友道：“我代你去找。他的行踪无定，你是不中用的。”接着又说：“你不用性急，我即刻就去，明天清早来候信。”他听了朋友的话，自然是欢喜，——却又如何难过。出门时，青天皎月，在他好像许久没有看见似的，一霎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随即是恐慌：“大约会不着！”

次晨他起床特别的早，——也许是通晚没有睡着，很匆忙的跑到朋友那里，从睡梦中把朋友打醒，做出很从容的样子答应朋友“不在家，今晚再去”的话道：“费心！不要紧。”

第二次，起床也早，却决定迟一会再去问信；把书案收拾之后，顺手打开一本英文读本，但看来看去，老是一个 page，便是这个 page，也只晓得一行行刻的是英文字母。走到朋友的寝室门外，简直没有勇气进去，朋友听见脚步声，早知道是他，用很无力的声音叫道：“今天怎么来得迟？——昨晚又没有会着！我比你还着急！我写了一张条子在他的案上，让他今晚不要外出。”

第三次到朋友那里去，不待朋友开口，他便抢着说道：“又没有会着？我知道！费心！但我已决定，不再……”经朋友再三劝解，他又悔自己的无礼了。

这天是他们旅京同乡聚会的日期。朋友道：“今天他一定到会馆，你也牺牲一天光阴去去，我介绍你同他会面。”请柬上约定下午二点钟，他一点钟就去了。他向来不会讲话；赴会的同乡很不少，——李先生没有到——而且多半都

相识，他却小孩子会见面生的人似的，人家问他，他不知怎样才好。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想：“再过几分钟该来？”那位朋友知道他的心事，时常走近他身旁，低声道：“他向来是这种脾气，迟到！来是一定的。”

五点钟过了，同乡们都很高兴的笑着等候晚间的盛饌，——照例聚会后大宴一次，独有他像是外乡客，人人对他讲礼，却没有同他一块儿站过五分钟。忽然他喊那位朋友到后面没有人的房间里：“我回去，这里开饭还得好久，那件事还是中止。”朋友正在劝他，已经听得前面有人喊：“李先生来了！”他顿时真不知怎么办，好像被人发觉了的偷物贼，而且是第一次发觉的偷物贼，将要去受审判一样。会面了，除了请一声“李先生”之外，他说不出一句话，幸得那位朋友说明他的意思，——偏偏一个个同乡都走进来，打断朋友同李先生的交谈。随后那位朋友极力称赞他的品性、学问；李先生也一面谈一面瞧瞧他的资度，思忖了一会便截然说道：“图章没有带在身边，你回去拟封信稿，并且缮写清楚，明天带到我的寓所盖章。”他不等吃饭，立刻动身回校，走在半路想道：“信纸倒有几张夹宣的，还得买几个讲究信封。”于是顺便跑到东安市场，一个个纸店都问尽了，最后以十个铜子在西头一个摊子上买了四个。剩下的夹在……

十二点钟了。同住的朋友把房门推开，大声喊道：

“你一个人为什么不去？讨论对付众议院的方法！”

他没有话回答朋友，仍是呆呆的坐在那里，不觉额上流出冷汗。

柚子

柚子是我姨妈，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妻比柚子大两岁，我比妻小一岁；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柚子却一定要称我作哥哥。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的时候，我同柚子倒很亲密的过了小孩子的生活，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我和她的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从没畅畅快快的玩耍过，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

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都感不着兴趣，出城不过三里，有一座热闹村庄，妻的家便在那里。何况我们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

我同别的孩子一样，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不同的地方是，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